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

二十九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閔懌大

謄錄監生_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六

諸暨邑侯朱公治行錄序

浙東二暨為秦時所分邑而漢魏以還惟予邑餘暨屢
更其名而諸暨之稱至今不易則其邑之重歸然自立
不與斯世為推移概可知矣邑侯朱公由名進士起家作

天子命吏出宰是邑人之望公如望歲其責備周詳有非他邑可比擬者乃不一載而多士誦之庶民謳之覺從來惠化之速無過于此然且郵亭父老編輯所為詞不遠百里各不以予為不當而踵門而告予以序其故有三一則二暨不相隔也一則鄉官居左塾教導里門可以周知列國之政與治也一則以予年滿八十其言可信也顧予則重有感者當予避人時出走維揚維揚人藉藉稱直崖朱先生為昭代名賢能以經術超于人

而其趨鯉庭而習詩禮者即公也暨予入史館同館官
丘君洗馬喬君侍讀亟推公人倫南國克領裒羣彥將
以學古入官舒攬轡澄清之志而逮今而卜仕百里以
治行聞夫功德之錄類乎從諛疑非士君子所宜為况
晷月政成似蛾子待化不無過神而乃証乎昔而驗乎
今因其已然而進觀其所未至則其言有徵不翅如塾
師老年可高譚得失如前所云者然且二暨雖同封而
究為兩地夫編戶之民九親八口皆隸其分節其因而

加譽或亦應有而予則垂老隣界闔戶不言事何求于
長官而以詞為佞亦又何利則其言之公雖微父老請
亦必謂無可渝者又况與人有誦古則採之入鄉校而
議執政之善否古則書之然則今茲之錄亦猶行古之
道也雖以之宰天下有如此錄已衆曰善遂書其言以
為叙

駱叔夜詩集序

叔夜以詩古文辭會天下豪俊天下豪俊翕然歸叔夜

南極吳楚北極燕代皆稱與叔夜合神契四方上下相
追逐故其為詩多愴憤任氣負才具鄙視一切觀其赴
都時辭友感激作五言詩曠恨慘楔情奮乎詞他可知
也顧記云詩教敦厚而劉勰論造詩必情為文經而詞
為理緯故情不足以導詞理不足以敷文即縉旨星雜
繁詞若綺無以揚經緯而被文質而浸假權愉已甚愁
苦未聞中鮮鬱紆之情外無憂讒畏譏觸類長志之榮
又何以抒情擿物激越其心思而暴揚其志氣然則情

由境發而理從遇生道固然乎方叔夜為詩豪蕩振拔
心存乎事物之微志極乎天地之大方自謂翱翔馳騁
可以致遠而惜乎既也上無太常之徵為之稱祖功而
誦宗德明堂郊廟藉為雅音次之無叔孫河間之薦使
桂華赤雁秋風天馬諸曲庶得借才情而節靡曼萬石
之鐘撞以寸莛用相盃矣然吾讀叔夜之詩自對策大
廷賜酺光祿以至驅車河渭之間種柳華池之曲其間
宴飲臨觀行農爰社而外紀述漸減暨雄鳩怒飛構者

旁午而後詩工可知也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歐陽
子曰非詩能窮人而窮而後工吾聞叔夜在北寺時其
所治署有老親嚙指悲哀誠恐晨夕不繼見為倚閭憂
其為詞痛心難以盡聞及再令崇仁重罹網罟則子長
縲紲幾陷不測生平交游多至有掉臂去者而叔夜獨
坐請室為襍體詩彷彿阮籍陶潛諸作其繆戀友朋懷
思鄉故離憂悽愴予久蒙念訊徃欲以書報少卿而未
能也乃崇仁父老扳豕呼號舊時三原子弟至有懷白

金數勛自關以西走豫章獄歷四千餘里涕泣跪餉然則天下有至情感人如叔夜者乎吾即謂其贏于才而詘于理不得已

王文叔嵩峯樓稿序

世惡吾言吾復以言為世罪眩其篋焚其書辭知與不知者咸誠且訕以為今而後當勿復令是家為文而文叔坦然示嵩峰樓稿以較以叙予方自畏今而後予且畏文叔也雖然文叔固無可畏者文叔朝夕言言必有

道其為文不怨尤人物涵融而清深予自愧其淺也即以持示天下人無所憾即示予子弟自畏亦何庸畏文叔焉而事有不盡然者今夫窮愁而著書人之常也是故非窮愁之所言則不疾而唔也窮愁之所言而不得盡則病而隱且忍也人方窮愁不得不為窮愁之所言而凡達身而悅心者惡之是非惡窮愁之所言也惡窮愁耳夫惡窮愁之所言是何論言之盡與言之不盡而吾言之盡而為世罪文叔言之不盡而遂得為世好乎

文叔徐徵君門下士也徵君嘗曰言非其時夙昔所戒夫橫議之發而後竟至于黨人故蘓子亦有云憂患雖已過尚宜慎口以安晚節予方師其言文叔固熟聽而稔記者而予反為文叔道予悲世已惡窮愁而文叔之窮愁而著書方未已也語云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憎其人及其所畜徒予畏文章為畜徒也是以序其篇而為之告焉

春秋自得編序

春秋為經世之書而意旨通微義例龐賾隨所解會悉
得以觸類達志窺見大略而究其指趨則初無確然之
見可葆不易故漢初四家互為抵擄而最後左氏傳出
則各守師說而迄不相下雖至劉駿通經趙匡闢傳猶
不足以發墨守而起錮疾宜乎胡子文定一舉而盡祛
其說也顧文定是書道在乎匡經而志存乎悟主以彼
其時南北勢成往可與周之東西相比發者故一偏之
旨原不無有傳無傳并有傳無經之慮而後之為春秋

者既飾傳作經復裂經就傳而春秋亡矣嚮與甲庵論
春秋每喜其發凡新穎起義開闢嘗以為能出儕識必
其能發秘義者今讀其書知其得之深而見之大也甲
庵據程氏所言春秋者猶法律之有斷例又引邵子云
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因謂春秋者有貶而無褒有非而
無是有懲罰而無勸賞問固疑之暨觀其大旨則以春
秋首五伯而五伯為三王罪人經所見者罪焉耳故齊
桓稱人與衆分之殺其罪也晉侯則甚矣正譎之辨較

之甚明而其他列國名卿大夫苟為聖人所稱許經勿
及焉管子之才子產之賢詎無一事可記述與且命卿
其任政固久也平仲與聖人交伯玉為聖人所夙好舅
犯以仁親見稱又伯功也柳下季秉直受黜為後世惜
凡若而人寧難假義例相及而是書泯泯焉必其人無
與于閔實之數者也乃吾則又有進者甲庵所據者程
邵語耳然而程氏作傳兩列功罪即程氏之先杜預五
例亦以第五為懲勸即范甯註穀梁猶曰減否不同褒

貶殊致而甲庵盡反之吾讀孟子矣孟子有以春秋為
比例者晉乘楚檇杙是也夫晉乘不可考矣檇杙惡獸
也故前古以目不才而楚史是名則必其書本飭惡者
故或曰乘者治也治罪之書也春秋固一例也有以春
秋為比義者抑洪水與戮飛廉驅猛獸是也洪水之割
固無不惡其涪洞者也幾見虎豹犀象驅而遠之為褒
賞者乎春秋猶是也夫古稱疾惡者莫如孟子其稱善
讀春秋者亦莫如孟子乃以孔子之懲惡而見之于經

以孟子之疾惡而見之于讀春秋以甲庵之為善去惡而見之于學孟子與作春秋之註此其自得為何如也乎况其句解而字釋者非依倚者也

文犀櫃院本序

往從吳人話文犀櫃事且云有院本甚善踰年至廣陵得其本讀之始知為吾鄉張陸舟先生作也先生好遠游朝帆暮車然所習至者則尤在秣陵廣陵吳閩之間所至坊曲爭相迎藉先生為懽其于娼樂屢矣暇時為

詩歌且襍為填詞小令諸體又為傳奇院本雜劇散弄合不下數十本文犀櫃其一也或曰先生滑稽依隱以玩世其為文放浪嘲謔不可為法而予曰不然稷下士為雕龍炙轂之談而東方先生不嘗騁諧文作據地歌乎夫不得乎世而至以文詞玩世則必為世所不敢道者而世于是乎略其寓言而師其正旨然則先生之為世法久矣不然當先生出門時披緇負笠與鄉里故人拱手告別其中懷隱深浩然長往之槩亦可哀矣然猶

流連狹斜娛意歌曲倘亦有不安于心者在耶文犀櫃
實事也先生文雖竒然先生豈櫃中人哉

送李懷岵西征序

李子不得志于時思西走襄武北抵雍岐闕隴之間道
遠苦舂糧也計無可如何於是託為星辰家以自前惜
哉李子之為星辰家也雖然李子固無事為星辰家者
李子先世居臺端門十乘車其去李子才二世耳李子
固不宜貧假此事即不得已既已貧必欲假此則亦非

專家者流也璣璿眇芒偶託而為之必不精乃每發輒中談者成市皆相顧貽愕去譬就質之射䟽而見藏之發覆也昔者李生虛中以日辰支干斟酌休咎此即今代星辰家所自昉者故昌黎韓子亦口藉藉道虛中不哀李子曷嘗攻虛中術乎以彼其才偶有託且窮神達渺以臻至極浸假他日者使得遭逢良時其經紀大事豈有量哉吾知李子將不終以星辰行也雖然李子自言曰吾非欲為是者吾欲以四端求天下士而不得也

必求文章如馬揚學問如荀孟者即不然則亦抱荆鼎
之肝膽具原嘗之意氣者又曰文章期實不期虛靡學
問期真不期諛博吾初謂李子星辰家也託日辰支干
以相士其相士為宿春計耳不期其復得求士即既求
士亦日辰支干求士耳不期其復得以文章學問肝膽
意氣求士然則李子之所必託者馬揚荀孟原嘗荆鼎
而其所不必不託者星辰也雖然李子貧李子終不能
不為宿春計矣己亥冬竭來蕭山至庚子之春而又有

行也屬予為序以送之吾悲李子之為星辰家而告其將不終以星辰行也乃李子則遂以星辰家行

贈周先生九十壽序

秋駕尊人也

予二十年來頗以詩文見天下天下之以生日屬予為詩文衆矣顧獨自四十逮七十徃徃而是八十即僅矣至若九十則有十年罕一邁者向曾為海昌沈徵君王父作九十詩見七律卷去年客商城有少時所受知兩浙開府中丞熊公年已登九十思為詩頌之寃以事去迄于

今始有以周先生九十屬為文者然則九十之不易也
先生生望族其嗣子皆能以祿養曩時次君迎先生養
和州值先生年八十板輿就道親朋祖賀觀者嘖嘖今
次君不幸而長君宦嶺表不能從季君文學則久棄舉
子業歷隨諸兄為記室先生囑之去嶺表心安故遙承
色笑留諸婦事滄澗而先生九十矍鑠臨貺趨蹌未嘗
手杖其不令諸子在側以是也而先生之壽則從此可
識矣今人相誦者動曰百歲夫百歲可限乎鄉使造化者予人

以有限微獨不百歲也。即果百歲人之當之亦且指誣心計嚮前期而多所縷戀眇眇盼惟日不足何則有限故也。亦惟不可為限斯揚烏姬晉符得心安于一日故德以無所概而德成年以無所量而年裕先生之年豈猶歲月所得量乎。不然先生已九十其視百歲直十年耳。惟其非是故從此以往遙乎未有盡也。予之所以頌先生者如此。然則予之頌百歲亦豈有異焉。

峽流詞序

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夫詩尚溫柔而況其餘乎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尚綺靡而況其餘乎然則詩餘者溫柔綺靡之餘焉者也其言卮匱其音曼俞馳情于華滋艷飾而寄旨于閨幃窈窕之間似組紉纂績壯夫不為而自昔才人如龍標輞川青蓮香山輩猶且爭倡新聲互為標的則以詩餘者其流為曲而其源直本于國風離騷故離騷名辭詩餘亦名辭自非沿波討源滌流卻會道天淵而濯下泉孰能使涓涓細流一歸浩

蕩故稽水高唐漸觀百里流使然也王子丹麓擅挾天
之才華文四發自著記撰述外多為詩歌雅騷凡比聲
切律調商按徵無不啟其扁鐻而開其幼眇乃復以餘
者溢而為詞予受讀之一何情之厚而辭之綺如是也
夫溫柔綺靡固始于詩而以準其餘如岷流然齊梁樂
府羊膊之源也緣崖數百猶未濫觴王維李白則已瀟
湘而下矣澆崑澗石淫淫溶瀆歷峽已盡也相其勢可
以到海逮大晟以後逡巡元明間汨焉而已丹麓其峽

流之際乎唐詞肇李白而白詩有云詞源倒流三峽水
以為倒流但言其滂洋莫御焉爾然其源可睹也予讀
盛弘之荊州記云自峽七百里中春冬之時素湍淶潭
迴清倒影備極姍婉而宋玉賦高唐更有蛟姬揚袂之
喻以較之詞其溫柔綺麗具在也讀峽流詞吾將徘徊
于黃牛朝暮之間矣

徐氏印譜序

開基以毫書之暇間為鐵書巖巖乎肆其彊幹博與之

才而一準于法說者謂徐氏有兩傳書毫書者熊瑞鐵書者開基云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勾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今開基于古法無所不解而徃徃自見其才譬于虞褚臨右軍形撫廓填而兩家之意居然

見也前見開基篆謂其才過于學而今則見才于學予
悲年少已死不及見開基篆譜而又惜熊瑞先開基生
竟不得使鐵書與毫書並傳世焉

施愚山詩集序

予過湖西與愚山論次當代能詩可嬾後者合得一十
二人愚山居一焉因較愚山詩竟五日起而嘆曰傳人
哉今人所難言者情耳情有七而哀好分之好能歌哀
能嘆也歌之有聲嘆乃復有淚也外即就裁耳接其中

淵乎微也雖然嗜辛者忘辛習勤者安勤焉猶懼予之
習之而嗜之也乃復竟一日若從甌居者之視汧沔也
若千百世後言遠人迺追而闢其凡也鄉所較者其無
有成說已矣其有成說還求之若少汎書傳既長且更
探也乃益復嘆曰傳人哉傳人哉毋論愚山所傳者有
學有術有名實有行止如是即使愚山如宋玉之輕浮
司馬長卿之薄劣陳琳阮瑀輩離流遷就漫無足道猶
必傳之如宋如陳劉如司馬成都不可謂非文章之林

園也况以愚山之學之術之名實行止如是者哉愚山
刻谷音二卷序之者江右陳士業也其言曰唐人以詩
為詩宋人不以詩為詩又曰仁義忠孝何惡于高岑王
孟而為高岑王孟者必諱之假如屈平杜甫者皆忠孝
中人也而屈道齊桓述帝營今杜詩所稱者可按而得
也夫洵如士業言也則必屈之歌杜之詩皆誠明性教
文也乃屈以帝妃簡狄為淫妖之辭杜以仲尼原憲作
抵排之語而讀者終不以為非何則其旨微也今之為

高岑王孟者安知其所為者詩也而其旨不又有在也
乃必曰言誠則誠言明則明則固之乎為詩也是不特
平若甫也上之姬旦召奭其為仁義忠孝者有逾于屈
與杜而旦為南風彼其誦后妃何如哉鄉使為仁義忠
孝之言則必曰德之四從之三而公不然也愚山為仁
義忠孝之人亦且為仁義忠孝之言而其言仁義忠孝
者不過如此假曰不以詩為詩而詩傳則何不曰不以
仁為仁而仁傳也世之為此言者多于士業而其高語

仁義忠孝者且過于愚山予故論愚山之詩而舉士業之語以衡之世之較愚山之詩者可以觀矣

景文沙門詩集序

景文斷乳為沙門未嘗誦儒者書也而能詩夫詩亦有道不讀書不工如葉蘭然布蛾子于笛簿豈能遽邀其啣絲被縷搖首而經營者哉是必僂枝喙葉仰之蟄之而後時之至而于以化也故桑不闕爾而蘭以成學不闕詩而詩以著今景文未習書也即習書亦藉記字形

而已未嘗導其藩引其曲揚其通變乃矢口為詩而詩成或曰前身無相翁後身無着童子此其人宿生人也故其着筆若秀草若散香木若文錦毳毼雖捫髭嘔心夙擅妙句無以過之予謂景文之不宜為詩猶予之不宜為禪也予幼習儒書長為詩其為詩宜無所取疚而抑嘗一懺悔為口過而急為捨去景文方學禪何宜遽及于麗詞綺語以自取支離者哉顧予學禪而終不能禪景文不學詩而能詩景文之才之倍于恒人如是則

向使景文轉而為禪其精銳進取當有十倍于予之習
儒書而為詩者則欲不懺其為詩不得也景文平陽孫
本師破堂今來叅湘谿湘谿者破堂之弟今能詩家所
稱蛤公和上者也

會稽縣志總論序

會稽縣志前此典修者為山陰張宮諭君君屬徐渭編
摩之因載徐諸論卷端未有易也康熙壬子再修志會
守令遷革不以時典之者異首目一時博雅孰掌故諸

弟子各游散滯四方遂不得一與較覈暨稍歸而志成
既已無可如何第卷端分門發凡各有論統紀而語頗
襲故且未備也會稽令君遂以諸論屬俞子賡之因文
施易剗剔其成版而補鉅之且別彙一帙彷彿徐集中
所載者繙而讀之何典制已甚也山川形勝戶賦徭役
詳于治術而議必開始語具裁略崖岸而波瀾類七國
時所傳文雖限于方幅而翻覆委蛇論述之能事矣賡
之以跣跣之才出會稽令君門下垂薦復罷因獲落受

督學使聘躑躅于苴蘭葉榆之間胸有幅員可承頰而得也予浪游十年所至乏耳目心志即詢以丘原浸灌丁男包篚之數曠曠然未有記者而予邑志于諸邑最劣益修而益劣幸而無能計及于補苴之者也設或計及敢望有論著如徐俞鮮矣

西河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七

歷法天在序

夫物生有象而數已備焉矧天日垂象于前而目不可得而視心不可得而較稽幸而藉口曰吾儒生也向使集博士衣冠于清臺之下使之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紬績安所

賴之昔者觀天家大率分見窟穴占隱物怪與臯唐甘石凌
屑米鹽者略等故迄于天地多故即仰覘彗弗糾察抱珥自
許有得而苟及孟陬渝次攝提乖方悉莫能究故仍留其事
于司歷而凡大法大章有可以紀出入察擾正者翹首喑喑欠
申而已夫象之不明觀者之失也機旋道行之不可以為法
則九會之數或未講也朱先生少參分守吾郡留心于天文
家言其所論著者曰坤乾曰陰陽曰奇門太乙皆有成書
而尤于分天轉歷之術稱為至精蓋其得之于家之所傳與

往來游歷之所探索殫且備矣予并觀有年不辨早晚而先生不以予固陋馳書使東冊載幣立取予一言為序予嘗窺舊歷與郡之士大夫追論三五皆云西歷竅良元時西域有萬年歷早行朔方而郭守敬授時私取其說庶幾邃密故其儀象謂地輿圓轉竟與相合而明初靈臺亦有回回歷與大統參伍今保章時憲即西洋也先生論著雖半為先世指授而隨在參訂不遺一得三統多取之儒五部多取之史合散盈縮多取之博士

所傳伏見存亡短長先後多取之司天者而至于圖象之竒推步之密衷正濶狹之異同發歛清濁之得失則多取之西歷之舊傳與鈞臺之時憲名曰天在蒼蒼者自有在矣顧予有疑者古歷簡易而西歷煩重夫賓日在卯錢日在酉時次同也今則不于其所出之時而于其所見之時不于其所出之次而于其所見之次以為燕齊吳楚出有不同則向使經峽中者亭午見日可謂日出于午乎則何不別穴處之地而曰此日不所出之

鄉與且日入亦殊而歷又不載何耶若夫候氣之至必
穿上達石無間厚薄而以為隨地各至迂已儒生不習
歷而先王協時首在正日且西歷所布較于日出候至
有倍詳者因為讀天在而敢為質之若是

錢塘吳元符游仙錄序

予與元符遇姜京兆坐中元符知予予不知元符也方
是時予避人潛歸舍京兆之尊人工部君者而元符試
禮部出京兆門下躬渡江為工部君壽因得一見元符

顧私念元符者姿形濯濯如臨冰壺有道人也既而知
與宗友稚黃同巷居益知元符有道工為文章砥行不
負向一見若他人累稱元符善制義則未嘗見也且制
義豈得稱文章哉及予再歸而遇元符之弟璫符猶元
符也然元符已死又念以元符之丈若行堂堂具天人
色其不幸於年如此形固不足恃丈與行且安據也暨
予止里門而璫符錄其兄游仙記傳且彙所贈文詒予
為叙予按其狀大略元符曾降神于鍊室書方療疾并

道趨避其言質而可信且縛竹畫灰蹤蹟左合其對鄉
人故舊問無恙外多得隱券因傳其祕若有所為三華
一元諸署掌者予徃游二氏而特疑于老以為鼎湖燒
藥崆峒受書求不得驗而求而至死則漸有託之髮脫
形卸目光不墮為解去者故輔嗣朽骨談玄冢中嵇康
離體援琴海上久無足信而近聞海昌呂先生鬼能著
書吳江葉瓊章倚乩成詩稱璿宮侍書女則意顏氏子
為修文郎宋康王舍人作水官騎魚不必皆亡是者與

夫人之難于為仙者謂其背羣遺黨衣風吸雲修黃鵠之舉而終不離于壤蟲之蟄故不屑也乃若飭其言行而自有以底于道則雖曰為仙而實不異于為人吾向見元符而第不知其為仙也向使吾見元符時知其為仙則私幸一見或有甚于當日者然借使元符能為仙元符不死其見吾元符仍無加于其一言一行而止則是元符雖為仙吾仍見吾元符之為人已也璿符工文章其游仙啟璿符作某序

贈陳別駕遷淮安司馬序

自古有郡守即有郡贊所以貳守典兵謂之上佐顧歷代建置有通名而無異秩凡治中別駕長史司馬一也既則分司馬別駕為二而以司馬為六百石位別駕上要其贊亦少異焉三韓陳君由典奏起家為淮西別駕其稱上佐有年矣今年秋

天子特簡諸守贊有政績者念淮西別駕能遷淮陰郡司馬以典兵贊郡兼籌海防開牙于射陽鹽瀆之間淮

西守以下暨諸邑長供張于郡東門外而索予一言以
為贈夫郡之有守贊亦猶地之有江淮也淮于四瀆為
南條之一江漢既合而淮乃鍾之暨東江漸東而淮亦
因之獨入于海君初贊淮西既贊淮陰雖猶是贊也而
始終在淮抑何與朝宗上下有相須者耶且夫贊亦未
易視也郡守承王化以敷宣于外而其副之者惟贊也
故守以牧民而贊以佐守郡以按縣而贊反足以監郡
禮曰四瀆視諸侯侯者守也以贊侯而參于侯則夫以

贊瀆而列于瀆其理同也乃當君行時有執瓚而揚于前者郡守也有捧樽罍而偃僂于後者諸邑長也有持錢挾食提抱而扶服于左與右者民也民之言曰君功在贊郡而德在民民之思君德即郡之紀君功也然而君之功不勝紀也夫以君之皦皦著高望也則流品于以澄也以君之公忠勤慎能合衆也則邦國不空也以君之廉清而無所于奢也則所謂襍被能自將也以君之擻煩而剴劇剛克有濟也則又遇事能斷者也澄而

能勤清廉而能斷鑿流品合邦國而能務凜于出入機
事淮西如此淮陰可知矣君伯仲皆仕顯其仲氏掌樞
曹司校多所建立而君方以贊淮為推移他日移所贊贊
國贊名雖同而其贊又異則夫三公五嶽其為相視更
上者又豈僅區區淮海間哉

丁大聲迂吟二刻序

大聲為迂吟迂且吟也既而墨然不一吟蓋號呼躑躅
之餘總伊唔豈能成聲哉去年三月灌園于西郊始出

向時所為迂吟者視之泪浪浪少吟之輒悲哀動人且
鉏鍤之暇仰首落日亦遂多所惋嘆因復俯仰出篋中
筑衣故時所衣仍坐上坐予私喜得大聲一言而時之
思大聲者亦願一再見大聲詩此迂吟二集之所為刻
與夫言詩者紛綸于人然近世言詩仍推大聲猶恨今
所言者不盡如吾大聲所言大聲曰詩本六義續以八
體又曰詩以善變為上拘限次之訟襲竄下蓋大聲所
言直本風人近未及也昔有疑迂吟為不迂者矣憂時

憤疾多激楚之音其于優柔靡曼和平擘緩之節可謂
曰殊然而邈迴于刺促之間瞻顧于敏皇之際以人之
可為而第因文以見志以事之必不可為而故為沈吟
輾轉紆徐以風之而且時有難言猶盤辟其詞一似言
在是而意不在于是者凡此者所謂迂也今以能言之
流而泄泄好退一若遲迴却曲之必不可已而後杳然
而間示以所欲語此非從容閑誕濶遠而不切于事情
者必不至此吾故曰大聲之迂吟以迂而為吟者也其

又迂則以其吟也然而大聲于此將復有墨然不吟者何也

閨秀王玉映留篋集序

萃山林川澤之氣以生才才固未易言也歷塊而一逢閱十百年而間一二覲况閨房也者夫惟天能愛才故亦不急于生才乃生之而人反棄焉山林川澤其不如人意久矣吾鄉之有閨秀自謝道蘊始然謝在當時未離梱域獨王江州以孫恩見害而謝亦抽刀挾婢登車

殺賊及乎癸居則間隱幔與士大夫談義已矣今吾鄉
閨秀十倍于昔然早見稱者王玉映也玉映為季重先
生少女先生制文傳海內而玉映繼之中郎有女可慰
孰甚乃七八年前予亦得讀所為吟紅集者時先生尚
在通家子弟爭相傳道暨乎後而稍衰矣遭家仇離即
夙昔倚聲聞者猶以予選越詩時登玉映作且群起詬
厲在有辭說今玉映以凍饑輕去其鄉隨其外人丁君
者牽車出門將棲遑道路而自銜其書畫筆札以為活

記去秋鄉田燒自山陰道江凡一百里渠腹龜拆結袂
而蒙瞶未及稅而風雨驟發邑市衢巷皆漲牛馬暴凍
予既聞其事值有客抱三絃者托屋下其哀彈與風雨
迸出予乃作長句既悲閨中之在道而又自託于瑩篔

作諷申無渡之意其詞至今在也

見瀨中集
七古卷

今渡江已

久丁君且攜玉映詩示予為序夫玉映固季重先生之
女而丁君非他其尊人文忠公所稱以詞官而死于魏
監非耶文忠為東林祭尊復能見概節其于王謝兩家

正復無憾而丁君以三衢法曹所在乞食而玉映且不
得復為隱幔之懼於人意何如也吟紅集詩文多激切
而留篋反之留篋獨有詩然其詩已及劉禹錫韓翃閨
秀莫及焉留篋者予為之名也

杜詩分韻序

輯詩家有分時分體分類分韻四則杜詩本分時者近
有刻分體名杜詩通而至于分類分韻逮今無之此西
樵分韻之所為作也古文無盡韻者有之易是也詩無

無盡韻者有之頌之桓與般是也是故漢以前文間雜韻句而東方先生作據地歌後漢靈帝中平中京都謠辭卽詩而反無韻焉自魏李左較始著聲類齊中郎周顥作四聲韻譜而其後沈約陸法言孫愐輩各起為韻學而詩準於韻故三唐用韻較昔尤備况甫精聲律其為押合尤為三唐前後所觀而撫之者乎西樵沈陸之良者也其書法工擅一時凡六書四體已極根柢而韻則起收呼喻變化通轉輒能析豪系而定幼眇故與其

及門黃大宗者判甫集而聲區之嘗曰韻本嚴也而甫能以博為嚴韻本肆也而甫能以拘為肆旨哉言乎獨予有未辯者今之為韻不既分佳與麻耶佳無嘉音而唐劉禹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詩以佳間麻而公乘億賦得秋菊有佳色則佳倡而麻隨之今少陵柴門一章其為佳麻者且五組也是豈佳即同嘉抑唐韻本佳麻通與且唐韻真支與殷分有三韻而今即併殷于支夫不併則已爾併即殷韻當在真而不當在支是何也則

以唐人之系殷于真者李山甫賦秋戴叔倫詠江干陸魯望懷潤卿博士諸律皆是也少陵雖無律而于崔氏東山草堂拘體與贈王二十四侍御長律亦且雜斤之與勤則是真文二韻在今與唐韻絕然不同而第習視之而不之察也至若東韻原與蒸通故翹翹車乘之詩弓朋一押而後乃不然而東轉為屋蒸轉為職皆入韻也今未知東之與蒸在唐韻能通與否而集中別贊上人詩以職通屋三川觀水漲詩以屋通職其他若南

池若客堂若天邊行桃竹杖引其通屋與職不更僕也
韻之可疑者甚夥而吾之欲質于是集者不止此數而
以吾所疑質甫所是西樵大宗必有起而剖督之者吾
敢以細筵撞洪鍾哉

任千之行稿序

古者取士先行其文而後乃授之甲乙故李華戰場杜
牧阿房久行世也而一旦為主者稱則取之故省試諸
體行在解先古云不得時則蓬藋而行亦以明蓬藋之

猶有行也今則行文專屬之解者苟鄉舉有名莫不挾一卷相問謂之行卷而其落解者則目為藏義而擯不行嗟乎行不行未可知也千之當垂髦時即梓其所著行世世笑之及今而乃得以行稿稱夫千之驚才異姿少小蘄頭角入里塾驚里中兒偶舉于社則社之先生輒不敢即與之較短論長與予同學于予兄之門而予誣之予至今猶怖心也乃千之甚窮當明亡之際不苟隨世披榛拾椽于山澤者有年轉而學古學避人為詩

歌古文又有年即降心從舉子業猶且蕭條寂莫歷風
雨霜露明晦燥濕之異杳然謝人世人世亦相與忘之
而後一舉而辨紆曲再舉而瞭園方向使千之行槁不
以其已行時示人人必曰是跼跼不可行者即不然見
為可行亦且心隱之曰是當有幾微與行殊者乃以不
行之文而不終于不行以不能不行者而不必即見其
可行則向之所為不行者安知非即今之所為能行者
也

寶應王孫晉南游詩序

與王生遇淮市翩翩者王謝家子也既而見王生彈碁
擊鞠馳騁射獵幽并兒也又既而與秉燭對榻縱談古
今學術靡曼披離搖筆作詩遽能效少陵驚人之句才
士也天下有難測如王生者哉顧王生與予游好予詩
迴健筆效予而予亦好其健筆詩兩人者詠歌于淮市
淮市見者皆笑之天下之知予者莫如王生而其知王
生者予也然予卒難知其好射獵而善博擊夫王生非

獨王謝家子也王生隨其尊大人宦七閩已而其尊大人死則寄居于故舊之宦甌粵者孤且貧也間游于軍麾或溷市肆其徘徊愴憤不得已而出入于俠游子弟之間至今讀其詩又未嘗不惜其數之奇而遇之坎也夫王生之以才士而至所至縱橫漸且與伎戲之流呈能角藝此有故矣人有以難測疑王生者吾請與之讀南游之詩

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詩無分地也而齊秦唐鄭風以國殊遂謂吳音靡夸楚音接捷非也淮南王招八公作流淫之章枚舉生淮不嘗與梁園諸君作麗賦乎西樵主淮陰風雅者幾二十年其詩雅詩也乃間作歌行殊有似乎楚騷者騷亦雅也曾謂雅騷而竟限之以楚乎夫詩分時不分地也其分時何也古以琯為樸譬之器追琢繁重先彛也今以俚為質譬之冕儉純者時也維文亦然先古文多飾謂之爾雅今文多質則嘗為爾雅之釋夫爾雅飾文也釋

爾雅者質文也飾既為雅飾易之以質而不為俚乎則尚為古乎吾見人之知言古而不知言雅也西樵雅好古其為人為文為詩無一不古其古也以其樸也然而吾愛其能雅則未嘗不以其雅也所謂古器者琚之樸也若其聲律風格之變化則固有主之者也予知西樵有年矣今見西樵于枚臯之里澹如也且其家亦貧然且酒滑我而鼓鼓我夫西樵貧士而鼓鍾簋蓋不幾樸也而雅焉也乎方今吳楚一家聲氣無間吾將舉西樵

之詩以為東南唱而西樵與楚人西之並稱二西何必西哉南朝有宮體徐氏詩也而與北庾為庾徐江南之豔推江總矣然與彼儻道衡齊名江薛此雖靡夸乎顧亦何須不為南也

南士七律序

少與南士習為詩時天下之為詩者百千家也亦既二十餘年後之為詩者未減于前而前此之為詩家求其卓然可稱名者百不一焉然則後此者之猶前此矣南

士弟畜子者阿其所喜每攜子詩游萬里外雖西極雁
門南抵僊耳獨身挾持冰蟲不去而予鮮阿私見南士
詩無以異于見諸家詩也然嘗于高會中稱南士為詩
度越前人高者岑參卑者劉長卿也乃聞者若若各得
響應是豈天下之知南士竟無以異于予之知之也與
南士將北游客有刻南士七律者予曰四始五際各有
攸嬗譬諸四序得候者謝漢魏無四言而五言之盛迄
于六季唐無五言古而七言之盛則由宋迄今未有殺

也今亦莫甚于七字耳人有觀五字古詩不辨良楛偶見七律即未經卒讀而淄澠驟分如劃刀者蓋振體明靡無取壯賦驅詞昭儷非假孤出就其興情之所至而蘊文極貌苟有標格即截去琇繪自非調音如輾稍踰寔而即于泥者雖曰一體實衆體之趨也夫南士詩未易盡也予嘗出游南士思予必尋之走四方當其逆旅靡悶闔戶聯句或緣境附物動無留礙或比聲切實相觸爭上予每度一韻輒為之妬不及迄于今其偶然見

傳為世口實者其視七律猶十百也天下之知南士者即多于予然以予言而幸垂之後其于後之為詩者苟得稱名安知不又以予言為響應哉

傅生行稿序

山陰傅德孚與沈子孚先同以詩文行天下稱江園二子云當二子居江園時好言大節每曰慕義如皇甫規文章如賈誼亦可矣故兩人者皆兢兢好學力行行文去雕飾一時自好之士皆歸之予嘗題之曰兩龍躍雲

津雙珠生浦源豈有誣乎惜乎子先之死也今德孚見
舉矣德孚以年少之才遭逢良時當必立受主知如賈
生者弟德孚甫就解歌鹿鳴已即貽書問予索予為子
先誌銘其不忘孚先如此鄉使孚先尚在觀德孚之見
舉較德孚之文踊躍懼怵其什倍於予當何如者予初
與叔夜武孫較孚先德孚社義既與茂倫麗京世臣朗
詣木弟較孚先德孚詩今獨較德孚文予知德孚必有
不怡于心者在也於其行文也而序及之



西河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樂天堂集說序

孔子作易傳以旁行不流為樂天之實夫旁行者曲成也
士君子讀書談藝本期出所學以道濟天下而勢有難為
則必旁行之以曲成其意蓋天道固如是矣崔子遺山以文

章名世而連不得志遂漫遊人間往往以純任自娛而乃顏其堂曰樂天一似借安居以俟命也者而余曰不然古者游仕人國多藉友教士大夫為乘韋之先故東漢諸賢去古稍遠然猶受郡國徵聘一展裁畫今遺山久擅文賦兼饒經濟偶一舉足即縞紵四達真不減潁川當日羔雁填門巷者從容談笑治術犁然此正旁行不流道濟天下之正說也不然樂天知命與安土敦仁亦殊途矣以志在四方假浮家汎宅為漫遊計而反與安土者同其歌詠意固何為予耄矣行道濟

時有志未逮能假歲月尚思登其堂而與之樂之

童煒行稿序

古無傳經墨義者故世謂制科所作與古文辭異信爾
則是平津江都之策不傳于今也然而遽謂帖括章句
之即為古文辭乎則詩又不當異賦賦又不當異策與
論也特世之攻制舉者習燕烏揣摩之說以為舍墨義
必相戒勿復涉一字即二三場策與論與表判尚不得
與墨義同觀况其他乎是必得一研精古學者出而雪

其語童煒自甲午公車以來縱觀二十一史并他所藏書人見之輒掩口去己亥既已魁禮闈以誤字仍斥落復于康熙庚戌冠庖經房對策歸里與邂逅于淮西客舍出其所為文讀之然後知向之所期兼古學而得為經義帖括一雪其語者煒是也煒為文不廢揣摩引繩削墨而要自有其渾淪之氣克斥其間譬之以長沙江都誣而為李程之賦五色依然一元具舉何其壯也人苦無才有才矣苦無學有學矣苦無時乃亦有有時而

反無才與學者吾不知無才與學者之得比于無時否也而特是以不愧逢年者為煒喜即以振興制義為天下慶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天下之待理吾于煒卜之程子曰詞麗而旨誇者應世之文也編詩書而不愧措天地而不疑傳世之文也然則經墨義之能傳吾于煒卜之

傅生時義一刻序

予隨兄大千讀書于傅元升之草堂裁弱冠耳元升每

讌會輒抱子出偶旅歌古人詩予見之私曰疑疑者後
來之秀耶然不料其能從游如今日也自變遷以來予
焚棄筆墨者已八九年夙昔攻舉子業已矣即郡邑為
舉子業者亦曰是家已放廢不復甘為時義為時義亦
不當予每遇元升讌會見其髮漸白然且勞苦道平生
歡彼退雖語人兒能文當從大可游予聞之心驚是當
日讌飲出拜客歌詩者耶然又自歎故人知我我恐以
不能為時義者負故人也今年春以鄉里多故避之橫

山乃復入元升草堂視舊時桃李梨栗園魚池竹都有
存者元升乃率兒拜于堂下予起視之喟然曰嚮使予
弱冠時或謂兒聰明他日者將從予游予必且恨以為
安得此久處者也即既已久處無所覲望然一聞是語
猶且恨予安得七八年後猶然抑鬱無他懷也今何如
矣予前此所從游者史憲臣也予不能時義而憲臣能
為時義予不能時義而憲臣且能以已之時義使予亦
能為時義憲臣為昌黎予為籍予為湜互持其教亦復

何恨予所恨者故人子弟日就長大予倘久誑處予恐七八年後其所為拜客謳吟者且不知其又何等也

傅生時義二刻序

夫車工造車而得以車名則必其車可見于天下而後閉門為有餘假使輪無可眡輻無可驗輶輹較無可顧盼吾見其躔也曩時為高文者率能出其文使天下見故方其未行即世已得指之曰此某君文及既行而果無所謬夫而後始得以專家目之今之為之者不求

可見躡鳥視不出閤若以為晝昧無可示者而一時塾
師里朋率無容以問學相勸勉銷晦隱抑命曰揣摩其
未行也墨墨然其既行也墨墨然自號為車工而究不
使輪輻之可見于天下終生之肄業一枝勿就嗟乎惜
哉夫猶之貪天之工以為倖獲而有所挾以徼與無所
挾以徼相去何等不持直而就博博之雖勝與無博同
然且曰吾將逢時夫果秭馱不見澤于春而知春廩霜
不見下于秋而知秋是使馱馱不逢夏馱馱不逢秋無

不可也吾生十七年而與傅子元升讀書于橫山草堂
又十七年而又與元升之子四如讀書其中白石既旰
朱顏已遲乃復幪首塗面選科舉子業既以四如一集
序之行世更累其近作次為續集夫以終生造車削衡
規輻合二十餘年無一顧者而又令其徒挾持自好此
與夫世之隱閉掩抑墨墨以幾者得毋有間夫春華未
發幽蘭自芬秋潦既縮原泉始見吾不務為可行而務
為可驗即使造車者終日閉門而其學自見于門外必

欲進前而問曰閉門乎造車其行止也何如吾勿告也

傅生時義三刻序

射無所為羿也貴能殼耳御無所為王良與造父也貴能乘耳文無所為王唐瞿薛歸胡許湯也貴能行耳必曰文章佳惡多與遇違豈通論與然而色之美者必辨於目聲之善者必解于耳惟文無聲色是以不能有所視聽或青黃不分洪纖蒼然向使色與聲亦皆有命則未必青之不淆而為黃洪之不變而為纖也故曰物之

憑乎人則物之不能自有其天也文章有其天故雖人
事而亦實若有天焉主之予與四如讀書溪山草堂已
二年矣其前一年則皆攻苦之旦暮也自盥水啜食而
外必質疑問奇窮極微渺凡時之人有持之以得富貴
而卒不能稍得于字畫行墨間者吾皆有以使之得之
其後一年則飲酒譚義以文為嬉而其叔氏者揣摩家
也每出其奇構與之相角夫是以優悠春秋修游止半
然而未嘗不自得也當其相對角藝時兩人者顧之而

噓輒使池魚夜踊林鳥駭散近村之民且有纓冠而至者乃遂巡渡江相帥就別此何為與今年冬予既辭草堂將還故廬而四如咨嗟惟恐以薛譚學謳未窮青技因乞選其文兼為之序予思文雖有命然技至而命立人盡而天見故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惟文在千古故文之得失心知之而命之得失文亦知之向使王良執綏遇顏秦父而乘之當亦必無趙簡之殷勤與嬖人之斥落而伯昏無人立層崖之上俯千仞

之淵從容決拾裂眦霄漢則禦寇雖善射亦必匍匐而
不前捨地而若失文亦患不精耳苟進乎技則王唐雖
選接踵可至又何患乎射之不入彀御之不就範哉

朱母史太君七十壽序

夫稱愛民者必曰慈母顧慈不自已始也子有善上之
其親况杜詩稱母而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反稱女師
豈非其慈可倣與朱子揆叙為宰楚州三年矣太夫人
史太君在官舍年邁七十楚州民各起為壽子思太君

名族也門閥之盛踰于崔盧凡其自歸嬪以至纘婦其間克嫻克順均勿具論獨念揆叙以天下才試為良吏豈無在庭之教為之先者且揆叙之蜚聲非一日矣方其北堂甫離而南游未返其勉強別厲太君之成子之名者無既也洎乎捧檄來前乘板輿以就釜鐘其成揆叙之治者又未可悉數也夫人之稱壽親者第能養耳農賈車牛止用洗腆而一命自膺僅得藉冠簪洽比饋餉薰炙孰有如揆叙之以善事其親者况其帥楚州萬

戶而稱觴舞綵又從來孝養所未有者乎夫揆叙之愛民則皆太君之為之也今揆叙已報政矣向使當報政而馭民之無方養士之無術明刑弼教之未有其源撫字催科之各無所效以至城郭溝洫水旱盜賊皆不足以順天時而靖民俗于是而稱曰母慈無當也乃若休民而民安曰惟吾母養士而士奮曰惟吾母粟征力役之寬平有制曰惟吾母獄訟刑宥之輕重有法曰惟吾母以至蟲鳥時若邦郊無壘萑苻戢伏而獍獠不作曰

惟吾母于是而猶曰杜母之慈非其母之慈則吾亦不信也揆叙方強仕年能事母即能愛民而太君七十且以慈子者令其子慈吾知太君之年與揆叙之善政俱無盡已楚州民屬予祝辭而時方報政遂有採輿情以當饗獻者予因用其說而書之于幃

兗州趙司理生日序

自後唐以兩使節推分屬諸路而其後有諸州推官然大抵糾察吏治審達抑滯如判官錄事已耳今則專省

刑獄而彈違糾慝一寄其權于外臺故獄訟環屑衆致
煩刻今天下刑平孰有不先之司理者哉堇溪之銅加
以新硎我知其割也乃趙君之理究也不特其政能也
乃其操則玉壺也其直則朱絲繩也其胸有冰鏡凜凜
然芙蓉之淬于塘也其與物喜怒春風之在堂而夏日
之在牖也予嘗游河一觀其政而思之今究人以君生
日製幃壽君不憚涉千里請予文以為君祝夫祝亦何
常但期其所未至已耳予不期以未至而思其所至究

人舊誦君政令其來也又書其政于版夫以提綱肅紀之地而濟之以矯矯風厲之資時之坐為委蛇者非其操持之不足必其剗割之未當耳匪然則又但加之刻覈而綜理無緒鏗然多鑿思耳又不然或其五過之來誠未足與為更革焉耳有如是之湛以清惠以平也矯然以有成豁然以明明也豈非時與脂韋我獨為峻潔耶時與為達我獨與為立耶夫登琴臺者思父事之風過于公之門者思平刑之報今兗州名賢不止不齊于

公也二十七州邑之所及其政蹟可紀不啻家有碑縣
有譜也人之仰君臺而大君門者衆矣予辱與君知而
充人與君則實有愛戴之懼於來請也予亦馳一觴告
充人曰人孰無情他日趙君之引年則其政為之也今
日之壽趙君則情為之也政在人情情感其賢而願為
之祝則祝之安焉若有請予為期者夫充固河濟間一
都會也不見夫濟之清而河之長乎

付雪詞第二刻序

東海何良俊序草堂詞謂詞為樂府之餘而不為詩餘
初亦疑之及詳其說則以漢樂府郊廟歌詞及晉樂所
奏相和清平諸調皆隸樂錄有近乎大晟所定而漢魏
後五言即高如蘓枚亦不聞領于樂官故云然耳予則
謂樂府詩詞本一致而歌有不同使以詞按歌則詞不
限聲三百章句故差池也以歌按詞則詞且限詞念誦
一限唱嘆又一限也故張衡四愁張載限之徐陵長相
思蕭淳限之悉依句綴字宛宛廓填而梁簡文春情曲

似瑞鷓鴣陳陸瓊飲酒樂後周王褒高句麗曲似破陣
子他如迎客送客夜飲朝眠其似填詞者不可更僕則
是以歌按詞故樂府類詞以詞按歌故詞不類詩其大
凡也且夫詩無成名矣關雎之後不名關雎而樂府所
奏則饒歌橫吹雉子蜚蝶各有名字限為歌例此不與
調笑鬱輪相等埒乎又大凡也陸子蓋思為樂府歌詞
方駕齊梁其為曲子則縱橫元明間宜其為詞上掩温
韋下超歐柳合尊前草堂而一之從來為詞家不以過

也特吾謂詞為詩餘不必更為樂府餘者蓋思以詩文
雄長海內者數十年其為詩體古今窮極工妙而後乃
為詞及為詞而初顏巢青繼題付雪今則付雪又二刻
也夫蓋思但窮極工妙為詩而詞之澗澗乎不可迫過
有如此然則為樂府為詞皆其餘耳

畫賦序

會稽董子長薄游京師以不怡于時著畫賦自娛上自
庖犧下逮今茲窮搜極探旁及無象其按部繁而譬類

蹟遺言多遷而寄旨斯約該舉咸有歸于一致於是四望房皇寓書于河西客子亡名瀨中之毛姓而為之序若乃飾志微芒興情幼眇多所思而未達欲追叩而若失其跡羈乎形容而神縈乎廖廓即有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得之於體按而遇之於恍惚于是略悉索之考求工攬披之頤悅斯亦書圖之所必稽丹黝之所咸藉者矣夫蹠實之輩鏤目為虛抱景之流畫空非智故駭蒼龍而不御者予高之浮情也斥毛嫱而不睹者世

主之庸見也故蕭屏以一顧而生華浮雲因偶視而成
色何則三漏之形未嘗驗司空九苞之羽無能諦翔鳳
也是故志有攸辟可使西施為無鹽會有攸乘可令駑
馬為良驥非有定也故曰按圖而相馬君子謂之不識
馬按圖而觀兵君子謂之不知兵何者飾形審象無當
于昭曠之理也故霍光觀負扆而昧於復辟崇伯相九
疇而遺于治水秦王審督亢而忽于機變漢臣瞻太丘
而闇于功德况乎經營象先不逮前古規摹意起失之

輓近力殫於毫毛而神疲於方幅以義而言烏睹其可
然且緣情昭宣體物溜亮遠揆比興軌于大通假耳目
為非真方物章於有幻儷揖讓于黼黻之施等辯訟于
元黃之色雖復騁千目之精調五指之運揚八彩之華
文窮萬形之殊狀而不為過也不見宋人之為畫者乎
儻儻焉而進而蘊其巧也施施而退而逞其神明也非
衣冠之嚴而羸袒之適非趨速坐作之勤而從容俯仰
之為得由斯以觀進乎技矣又况於進幾微而以簡澹

為歸會形神而妙轉移之用乎哉然則精六法者不必
泥三祖之稱拂三毫者未嘗祛百家之目鄙博望之難
名笑東方之傲世許丘壑之可過謂雲霞之未蔽易寒
暑于瞻望之間幻晝夜于晦明之際比辭類情觸物長
志是雖謁展鄭之工巧屈偃通之才思畢顧陸之妙悟
殫曹吳之絕技烏能儗其精靈通其變化者矣

會稽倪孝子記傳序

會稽富盛倪孝子仙溪君曾覓木心石療母心疾于是

同里王大叅陶侍讀趙文學輩爭為之記傳而世之聞之者尚莫得其概也按概孝子仙溪君有母沈心疾心毒而剡呼不可能乃以母氏痛湛于子心孝子若于是魂精幽越耳目泄敗似有見也當此之時有鹿幘丈夫能診視五色造門望氣告言維木心石可療時厄耳而木心石者木感月英孕而成魄木之濯濯世不能得也于是孝子思銳力蹶耳營目馳窮冬春歷山谿而後得之中林之伐樸者也夫而後母疾以夷其概有如是者

山陰駱子叔夜者倪氏倩也曾示予記傳謂予宜序而予未應也予避人巴山值叔夜為巴山令孝子之孫赤子者亦以訪巴山令故先予赴巴山驟見予即重謂予序予終以未應故于送赤子歸時為詩導其情徘徊悽愴亦略見以概然卒未應也今則駱子以為令得罪將罹不測予計無能救駱子思駱子又無罪橫被口語萬一罹不測予則無以報駱子命而駱子孝子也事母愈賢節同于孝子之事母沈其為賢節母飾誌幽竊思欲

以誦母德者世不止大叅侍讀輩也則凡與孝子言孝
必有可傳而駱子之言孝子予不傳世無得知者則甚
矣駱子之言之當思而予之不可以不為之序也駱子
謂予曰前此無木心石也孝子之心怒于永疾其為方
士者思以解孝子之疾也而告之然而咨嗟之聲浸淫
于耳何則心也者以為神君而正位于火德者也火當
炎上資于太陵熱結氣會而中腕不平夫攻腠理以湯
熨而攻藏會以金石此精論也拌陰陽水火之齊而陰

齊石柔陽齊石剛即又已然之要也予聞毒之深者不能効湯液痰之盡者不足濟草葉惟時孝子者淚若灌雷汎與睫接夫五石之強達于五輸酒酪瀟灑金鐵朴擊草木辛臭血肉輻輳方之五石斯為薄劣故爪膚不能割幕不及匪揚石英何其啜泣故石者木華之盤桓而土氣之噓喻也誕為砂礫散為礬汞根雲作母升氣戍竦其乳化鹵變柔而得剛星竇雷墮靜而能動子不觀月華乎月為水精濫而生華木也者火之母也火母

燿質乃感水精火水既媾陰陽成焉陰陽不成大寶不生故木胚在水石孕在木木石舍媵其體斯覲故外舍黃色而內融真白中得水而為水之母外泄火而又為火之子也其味不毒而其氣不燥火得水而為和火成土而又為甘也以甘味攻毒鬱以和氣而澹其燥土以洩烈而水以沉焦心之疾也于是乎瘳今夫珠玉之生于山海皆必有所感而見其神明故明蟾映蛤而珠以生接水木之潤而誕者為玉何則芬華之所積也故海

漚壅草葉而成石得水木之際故水木之際多成石由
此觀之豈不昭然者與乃孝子躍然以興復泣然以思
者此又何故夫鄧林之木不必其能感也即或感之目
不徹其理視不達其窻也身之所經不能周伐材之工
足之所至不足窮析薪之崦也而木感以石子感以心
感木則淺而感神則深夫是以木心之石端在乎心而
不在乎伐樸之中林駱子之言有如是者

西河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九

硯隣偶存序

韓退之陳言務去而柳州于龍門文題之曰潔夫龍門
文亦繁矣而僅以潔稱文豈在侈言哉西昌蕭孟昉以
豪詆自喜其意氣卓犖交游滿天下且披閱萬家日浸

先人所秘書行世疑其為文必恢竒汗漫潰然于羈繩檢括之外乃蕭條高寄峻削而清嚴若惟恐點墨之或累我者一何潔也予交孟昉有年矣當予見孟昉于廬陵講堂相顧恍愴天下事亦何一足當吾所為今距十餘年而沈淪往來重合柴車于長干雨花之間慰勞無恙又若天下事皆非吾所得為者夫天下之去煩難而就簡澹者豈少也哉雲霞燦然歸于太虛百川下滌根本自見孟昉家有別業其先奉常著書處則春浮園也亭臺花竹甲于江表乃

蕩無一存而孟昉于通德舊門別為營構名曰硯隣今
硯隣偶存則所為文也天下大矣四裔渺漫望之無際
而一身所當不過萬里然且萬里所致極車馬紛紜驅
騁揮斥之稠沓而究所棲止仍在一室若所稱硯隣非
與夫以天下之大四裔之廣極驅騁揮斥之稠沓而所
存者止硯隣然則硯隣之所存之文抑可知已

青門文稿序

向從蘭陵文選中讀邵青門文嘆其豪上雋永昱昱有

氣累串其所學而意旨龐厚奮然發乎詞超然乎近之所為文者今年秋避人吳市則遙題其所寄像所稱青門五真圖者其貌有五其人蓋可得而見也既則呂子絃績攜其稿來曰此青門君之文也蓋序之夫青門者非即其先人邵平所隱居而種瓜者耶天下為文家不少矣方其操觚特達與世抑揚必爭相容銜以求得當乎其時及其既而文與時會大者能見于朝廟小亦得播之鄉國閭巷之間使觀者有以考其詞而論其世此

所貴乎文也自非然者必文不足以乘運或有文矣而
運會偶不足以達之斯善藏已耳焉有少習鉛槧既已
重有聲于人而藐焉棄去遊遨乎四遠返而遁于圃人
以自託夫所為青門也者吾方讀其文而哀其情之有
難通焉乃人亦有言曰豐乎遇者嗇乎詞文有所達則
時有所違是故同一文也而應世者目文為時不應世
者不目文為時然且習時既久即未嘗應世而亦若有
時焉移其中者此無他誠以今之為古文者即皆今之

為時文者也夫文無成法隨在可見而時則以成法糾畫其間不予文以文而予文以法然且曰入乎此則是出乎此則否夫必立意以造喙析股以建體吁噲其初終而曳銜乎首尾者此他文之所通而帖括之所守也故行文百變帖括居一而乘時之家常守一得即拘文牽義檢行攝墨第恃其孱胸而已可自附于古昔大家之列此宜超世肆志者之所不為而世爭稱之邵子之青門自居其有遺世之思乎夫天下無難為之時有不

為之志邵子方丁盛年時際可為即以其才其學出而
應世雖南說甌蠻北平大夏亦何難急于自見而掉臂
勿屑宜其時之塞而文之通也乃人有言曰文之有法
猶文之有體也文不能舍傳記銘誦以為體則亦不能
舍規撫萬度以為法顧亦有法與體之未可限者周書
誥通乎誓史遷傳序似短長家言張衡思元賦即離騷
也阮嗣宗奏記與箋啓何異任昉為王文憲集序或以
為傳或以為誌韓退之作諍臣論彷彿乎答難解嘲而

東坡賦赤壁微近于記蓋合歌行引曲吟嘆篇誦謠辭
鹽詠而要之皆古詩合傳記銘誦漢魏唐宋縱橫出入
要之皆古文也夫圃無疆理而溝塍以分瓜不飾青黃
而五色以判人不必有兩形而屢貌之而屢肖以像青
門之文其隨地可見如此

友勝集序

兌之彖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為麗澤不其文與然
而所藉在講習則是朋友之助之不可已也顧君子之

友先謀後游小人之友先游後謀蓋合志同術竝立互
下必相稽以賢相觀以善而後同心之言可以布華文
而成麗澤否則種木不擇地徒蔓焉爾予少慕結納甫
束髮即願友天下善士爾時承啓禎後門戶餘習每一
高會百千成羣甚或召集十五國有聲應者按籍而勒
名舟車蠡合山澁皆滿所至飲酒食肉累丘填壑而分
場而列幔者其考鐘伐鼓之聲震惛遠邇要其初本以
求友而浸淫汎濫物盛而衰迄于今天下之蒙禁令而

受錮禍者且二十年也夫切靡利鈍本無多人在昔四友七賢三君八達其數可稽而推而極之梁園鄴下綠池素葢自誇盛大究其所稱連榻而止耳夫博交者馳虛而審友者責實夫人而知之矣今何生卓人輩讀書論文雅有同好將欲合里閭交游為他山之攻抽詞比牘月有較時有會礪真切不涉浮薄葢一雪從前社事而更為斯集子嘗曰會友以文而他日謂門弟子曰賜也好友其勝已者吾聞諸子之所會則皆論文之事

也其所集者則又擇取其勝者也向者西園之彥不名
為社而名集今豐狐之腋集以成勝邠原友盧植陳蕃
而德彰郭林宗友王憲符偉明而名著王元之友寇萊
公王文正馬公樞密而譽問以顯諸子非其遺乎若夫
黨人之餘垂老放廢其諸游處者已不能無時過難攀
之感而乃復為諸子輩序茲勝會即欲不笑于善士而
豈可得也

余澹心娥江吟卷序

澹心游越時予方入蔡澹心之扶杖命檝登高臨深與
越人相遇于盤盂鼓鐘之間予不得而知也及其後予
讀澹心詩而乃知之信然則予之入蔡嘿無一言後之
人其能知予之出入廣柳食飲于羊圈牛蹄與淮蔡人
亡名一相見哉然則無言之必不勝于有言也人有汎
江海而來歸者詢其江海之所見無有也其行也拳孿
樓櫓目不接灑灑即接之第演演而已夫是以終無所
言而或者過之憑陵感興歷記其山川雲物之奇古今

事蹟之異與夫鯀蟲蠃魚鼃鼉兕駘之汪洋變幻然後
知向之不言之非也澹心所至輒有詩累詩以萬而區
其所至各為篇帙讀之而得考見其所游與所詠也乃
澹心入越不及與予同為詩泊予入吳而始屬予序其
所為詩越人序越詩亦復何辭第予之入吳仍不能如
澹心之入越祇讀其為詩光明轆落能隱人千百恢乎
其中而游刃乎外則向使予入蔡時縱有詩能如澹心
哉詠江海者見木華郭璞之賦而悔之以為雖有言亦

猶之無言夫有言猶之無言而況於無言也娥江越之一名也

王憲隣游草序

與憲隣相別有年聞其東來惟恐顛毛乍改相見不識既窺照自審而又轉憶其言笑顧盼宿昔慰勞之狀然後操舟一從之至其詩文之來前則暗中能索不待辨也及予見憲隣而形容粹然仍如城北徐公者獨新詩之美較勝疇昔驟讀之幾至不辨則假使予未見憲隣

時僅見其詩不幾反失吾憲隣也哉夫憲隣之為詩久矣方予以避人渡淮而憲隣勞之惟時賣餅淮市未遑出而偕憲隣倡且和也及其後漸聞憲隣詩流傳東南間窺其所貽什意旨厚矣其詞抑宛麗有法私嘆淮里自枚生以來代嬗藻才子所見憲隣其一耳今憲隣來越予復渡江而憲隣東西瀏覽不能忘其地而為之賦詩予向不嘗渡淮也哉江畔壺漿歷掩勿露而由江湖淮淮人士之哀予窮而進食者踵相接也憲隣漫游于

吳山越水之間予不能相從適館授餐一切有闕而僅以山川清虛供其盼矐可謂薄矣然且勝地無幾盼矐有窮而流連不舍重假諸題咏以藉之生色夫憲隣之有厚於斯地如此則即使予不見憲隣詩僅見憲隣而憲隣之詩其為進形容而稱勝者豈有既哉

淮陰戴龍質詩稿序

予以避人之淮陰淮陰友人爭邀致其家而進以食予嘗有札致友云韓王孫一漂母耳而予之為漂母者無

算正指是也特不見者十年幸得一見感生於神明喜
達于色景大夫見宋玉曰不虞復見故人不虞復見楚
山之碧子亦曰不虞復見我龍質且不虞復見我龍質
之詩之美益懽忻之極急不能傳則悉舉而委之無如
何焉雖然語有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予愛龍質即
宜愛其詩不問其詩之當與不當而一以愛之而予于
龍質則反有推求而不能已者曰此其所以為愛之者
也懸黎之美者罕矣當其占美必追摩拂拭若惟恐硤

與礮之得見攘者而初求其瑕繼指其釁夫而後乎信
特達一出而天下之英瑤孫焉今天下孰不好指人之
詩而求之于無可指而後人之好與不好亦且一見而
中其所喜夫乃見其美也龍質不自好其詩然為詩已
久今所存者出游詩耳當予在淮時龍質好予詩嘗編
予所為詩課其子弟暨予去淮而龍質索予書一卷置
之懷袖且貽札曰日誦毛詩宛如對面其好予詩如此
然則予之好龍質之詩豈以云報哉夫予食漂母之食

而至今無以報也而謂能報其詩乎

東昌倪天章遺集序

方予避讎時鼓篋渡淮淮之君子爭裹飯飯之而其載之車而藏之壁者則天章也天章以東昌名士亦不得志而居淮驚翔之鳥同集于瀨其意氣相得豈顧問哉獨未嘗以文章之事相切磋也昔趙太常避安丘註孟子七篇其自為詩約三十三章而安丘孫生了無所見顧兩人俱傳今予之在淮本不能有所著明而天章贈

予數詩耳千秋萬世後其誰知予與天章意氣相得有能如昔之太常與安丘者乎乃天章以不得于家人還歸東昌既而又徙之彭城憂死于雲龍蜿蜒之間予在途聞之徬徨哀哭以為天章既客死生平意氣盡矣且家產散落詘然身後其無所留遺抑可知也第恨其常時所為文不能早為之撰定使可傳世而淮安劉勃安者君子也其交天章先于予而意氣相得即與予同當予在淮時與之飲于天章之亭亭前薜荔牆高裁數仞

霜棲而葉紅每飲必酹曰吾敢忘此薜荔牆哉其後天章以居居勃安予作詩思之而未有寄也今勃安輯天章集而貽予屬序夫勃安之為天章則得矣而予饗其成而加之以序然敢無序耶蓋文有以序顯者王仲寶遺文若干加以所撰述七志諸書而至今所誦者惟彥升之序則文之有賴于序也序有以文顯者滕王輯子山之集親為作序故子山集中有所為謝滕王集序啓者而當時不傳其序而傳其所序之集則序之有賴乎

文也天章豈藉序以顯文者哉獨是前賢感恩既報之當時而身死千年尚惟恐書史之遺其名而託諸夢寐而予以貧賤之身溘然逮死不能為良友所藉而又無文章以為之傳述則其把筆心痛者也

戒定寺乞米飯僧䟽簿序

戒定寺僧元公既已修復戒定寺功成乃持鉢之四方乞米飯僧矢以滿千石為願或者疑之夫僧者生也以無生為能生故資生之具一概不設而第以禪為滋味

故佛初入山僅食一麻一菽無所丐施而經云僧家雖
飲食而味在禪悅今朝營晚餐春暮夏饗是以食為累
也且儒者不云乎不耕而食此釋氏之所以見祛于道
也而公方乞食有說則可公曰不然僧之必耕而食固
也然有寺田則耕無寺田則乞寺亦惟無田以有此乞
也是故僧之食于人亦猶人之食于農也且吾嘗見有
得食而自私者矣終歲勤動力田而逢年初未嘗不自
食其食然而內不惠于親外不溉于人近不逮于寡婦

而遠亦不顧夫道饑而死者則亦何賴乎有是食矣有如高言大共衣博而游曷嘗不藉人之食然而取之不刻與之不割拾鼠壤之餘粒給鼯腹之有數而且以其所得者即隨手而散之他人既不竭人力而又不自私其有有人如此此毋論乞食迦葉太子已行循城托鉢阿難不免而猶之不耕而食乃第賞大官之祿擇其六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可以脂身而豢索者而瓜以濟人是亦秀民之善者也予笑曰辯哉元公將之吳而吳

有故人可與告斯語者因書之簿以為勸若夫儒者之乞食則饑來我驅吾嘗乞食于瀨中而未敢道也

甘露亭募序

西陵臨漸江之東長波滔漉往有驚飈謝惠連詩所云西陵阻風是也顧其地西通錢唐海水兩接圻圻之或壤而或汨者彼此相嬗聞之梁開平中錢氏武肅曾築捍塘于候潮通江之門潮汐東首咸奔西陵幼時父老言八月十八日觀濤于望京門樓水之跳者能沾衣裾

今則平沙斥鹵彌望無極夫地遼則間以亭使夫往來
輪蹄可藉託足此即古長亭短亭之遺製也乃官程負
弩估騎導節典制所略而浮屠以利人之念起而承之
彼長江浩漭風雨四來操舟之阨于洶涌者與提壺牽
車之顛連于褰裳與望崖者非茅茨覆蓋何以克濟然
則亭者崇伯之九仞而大夫之一輿也然而名甘露何
也今夫施飲者利人之一也昔有苦吳飲而名為水厄
者矣夫同一飲人而當其急則為甘露不當其急則為

水厄今之翼然而高峙者豈少也耶登臨未已輒棄去
勿顧而獨于是亭徘徊焉非秋霖戒塗則春江難涉非
乘障欲留日穢在地則升亭四望浪高于山其去其所
苦中其所急一亭之懋誠不啻暘之于陰而渴之于飲
也則夫甘露之名亦殊有甚利焉者况其為夏水冬湯
者耶予止是亭浮屠清源者請予書幃為行路勸予願
行路者之思其急以成其利遂書某月日

楊園藝菊詩序

古菊無異色月令稱菊有黃花而周官載王后六服有
曰鞠衣即黃衣也色紫者名馬蘭耳陶隱居謂白菊治
眩而抱璞丹法亦用白菊然大抵甘菊入藥與今之菊
種異焉惟唐人作白菊詩其摹畫纖麗有似今種而宋
人為菊譜則云有以香得名者麝菊是也有以色得名
者錦菊也以像得名如所云孩兒菊者是也或以葉得
名即金絲菊也故洛陽劉氏譜菊得三十五種而吳門
范村東陽諸圃各誇所植約得七十餘種而漸而廣推

至百種備矣今楊子雲士好藝菊其為種不越數十而
擇其株好而色殊者且區時得法漱溉摘掇歲勞而日
瘁涼秋花發峯茸滿堂觀者數百里爭造其下一至再
至悉流連把玩而不能去于是有貽其詠吟以志勝者
久之成集而命予序首夫詠菊亦難矣體物瀏亮古人
所重而今則習汎設之詞鮮形似之語試與觀楊氏之
園叢葩若屏攢卉過錦雙紋百鐸高下層疊毋論菊種
稠雜難以遍擬而即此以觀雖使元亮抽思安仁結體

猶恐未能窮形似之妙而第令詠菊之煩多于藝菊則亦有菊者之勝也或曰菊等蘭杜不伍凡草雲士所種蓋以自况故種不貴多而貴佳予每欲區別其種之與俗異者續為之譜而系之以詩然而難之

茹大來詩序

山陰二茹子皆以古今文詩詞名能于人予嘗與小茹子游亟稱其兄大來今文為已所未及夫小茹子以今文取科第久矣然猶謂不及大來則豈非大來之文其

所誣者猶優乎况其為優焉者也先施不以不嫁而無容也况美心為窈美粧為窕不止作青廬之飾而匠人入山相木手無成鐻雖隱深未銜或不蒙見者所許而中心悠然養其神氣而足以自見然後削為鐻而驚之如神吾未知大來之文其能加于人者何等也而即以其詩觀之四始六義治之有素乃思心宵冥恍棲息于義得言忘之地若善刀不試而解中窾會隨所觸而圓轉四應登臨酌酢皆成詠歌是豈大來之詩不欲急見

其所長而所長卒莫過與予嘗溯大江道潯陽蠡浦思
西上濫預南窺昭潭一抒生平所欲觀而徘徊中道遂
致兵戈滿前竟不能達大來訪友瀏陽迴舟夏口其間
賦大隄而弔蒼梧所稱青蘋紫蘭者寓目興懷諷嘆成
帙則以視小姑子宦游儋耳行吟海上其及與不及又
未可知公翰墨生其果能彼攻而此却否也

陳德宣山堂近體詩序

邑能詩家贖于郡然自唐賀監後無傳人焉即初明諸

君子若任處士張助教魏尚書輩先後間出各擅時譽
顧欲與高張何李方幅齒遇而不可得况其他與予少
時得讀曹文學體升詩私謂其五七律當頡頏宋之間
孫逖王維之間而究其集無兼本後人不能存司馬長
卿即有書空居而已至若包淳博沈七與予同時爭上
為著作相繼徂謝令人間不傳一詩詩亦豈易言乎德
宣與何卓人游卓人亟稱德宣才不可及方有事制舉
而以詩為餘事然已率能如郎士元劉禹錫輩予覽之

嘆曰良然哉夫明月之璧獲于魏野驛魚之駕取之在
垆然而求馬于魯郊搜玉于大梁而世不再見何也以
生材之本無定也故神物之生隨地可見必謂苧蘿皆
美婦而惡溪無潛魚豈理也與邑故乏傳人然當多才
繼起之際豈無奇文特出超越前進若賀監以上者倘
假予以年吾見德宣之能名也德宣好賈山至言故以
至言名而山其堂然則山堂不僅以詩也

西河集卷三十二